

楊風 著

抗奴論集

一九四七年一月初版
文烽出版社印刷

光 明 書 局
★ ☆ ★
... 總發行所 ...

欠管

S
M
I
3
204

目次

作者 楊 風

無花的薔薇	1
寒夜輯	4
投鎗輯	7
罵的種類	12
登龍術	14
窃鈎者詠	16
談「清明前後」感撥	21
聽來的故事	23
白髮	25
給一位消失了的友人	27
南京感拾	35
英雄頌	37
美國「頂好」	39
「民主」與「民意」	41
死「要面子」	43
打入談及與談及打入	45
「內戰」和「內亂」	45

也談『抄紀子』
『格致不貸』
『強』字以後
後記

『無花的薔薇』

『無花的薔薇』這句題目，是借用魯迅先生的，不敢掠美，特作聲明。仍舊借用魯迅先生的意思加以詮釋：沒有花的薔薇是有刺的。

(一)

勝利後，京滬一帶的刊物，如雨後春筍。四開，八開，十六開，二十四開，各以不同的姿態，不同的面孔，在獻媚主子，爭取讀者。有的以女人的大腿作號召，其惡毒卑鄙，要算『第二種實業』的文化販子了。有的受了主子們的津貼餽養，是專替主子們歌功頌德的『啦啦隊』，或搖着乖馴的尾巴的叭兒狗。但最卑惡的無過於一批『聰明人』，他們先辦出一個不大不小的刊物，胸前掛一塊響亮的招牌，什麼『百姓』啦，『文化』啦，『民主』的甚麼啦……等々。態度不卑不賤的將眼睛眨來眨去，向權貴的主子們頻送秋波，希求和期待主子們的津貼和餽養。這類『待價而沽』的『準叭兒狗』的聰明人，很相似靈魂肉體同時出賣的婊子。

(二)

差不多每天在報上都可看到，吉普車輾傷或輾死人的消息，每天看到

這同樣的消息，眼前就像灘着一團血。但吉普車輾死或輾傷人後，往★在警察先生們的眼前『疾駛而去』。吉普車輾傷人的消息，報上是不能登的，一登載，我們的『愛國者』，就會金剛怒目的臭罵你一通，是反美宣傳，或給你加上一頂『紅頭子』，說你是『××黨員』。

(三)

現在作人的原則是：凡事莫管，遇事莫問，閉着眼睛裝傻，碰着人總是笑昧★的點頭拱手，連說『也司』，包管你『百事通順』。反是，你言論激烈，不滿瑣實的話，『愛國者』會指着鼻樑罵你『左傾』，『思想有問題』。既『左傾』矣，又加『思想有問題』，那就是『××黨』了無疑。這年頭『××黨』是比漢奸還難獲得『愛國者』們的饒恕，殺頭，還有『餘辜』的。

(四)

社會像一具醜惡的機器，硬生★，活鮮鮮，將廣大的，活潑的，純潔的青年，壓成了不定型的，長縮的，懦弱的人。不敢笑，不敢哭，不敢恨，更不敢罵。在臉上永掛着一個不別是非，不分善惡的笑，爲了『飯碗』，他們廉價的出賣了自己的靈魂。多可惜，多痛心，許多有爲有用的青年

，在這具社會醜惡的制度下，也變醜惡了。但我們不能責怪青年自己不好，我們只有痛心的同情他們。我們要責怪，只有責怪這社會，和憎恨統制社會的這一羣人。他們在製造和導演，戕害青年的大悲劇。這悲劇以前演過，現在還在演，但我們不忍心讓這時代的悲劇將來再演下去。我們要扯開嗷嗷大聲的喊出：救救青年！

(五)

現在作官，第一得擺出一副臭官僚架子，再則拚命的榨吸老百姓的膏血。待剝削地皮，荷包裡的錢『木老老』後，就嘴裡說着：『我是你們的公僕呀！』這樣名利皆收。形成一幅二十世紀中國的新官僚圖。

(六)

不知從甚麼地方的一張報上，看到一首仿西江月的詞，照抄在下面：『欲圖功名富貴，先要作歹爲非，縱然一着差池，還須從頭做起，小則輜誅必較，大則剝地無皮，爸生娘養莫思量，管甚傷天害理』。抄在這裡，算是『立此存照』。假使將來有誰纒貪官污吏的懷中寶鑑時，可以收編進去。

寒 夜 輯

在寒夜裡的旅行者，周圍是陷穽荆棘，到處聽得到狼吠虎叫，眼前被一片黑暗包圍着，伸手不見五指，沒有燈火，也沒有星光，連野地裡磷光的一閃也沒有。假使沒有勇氣和剛強，大胆的沉着的一步小心一步的走，就會被黑暗吞噬，跌下陷穽，或軟弱的躺在荆棘裡，讓餓狼吸血噬肉，永遠看不到黎明的陽光。

X X X X X X

不滿現實，你就會感到現實的苦痛。滿足現實的，不是他的靈魂麻木，他就是吃人的儉子手。

X X X X X X

我親眼看到一個被生活屈辱着的女人——我會愛過她。爲了工作，和藉工作餬口的生活，社會逼得她，不敢有自己的意見和思想，對一切都是『是』，不敢有半個『否』字。她得同使她酸心的事發笑，但這笑得多勉強，多委屈。我每看着她笑一次，我的心就起着痛苦的痠麻！我的眼裡，就映出一個受屈而痛苦的靈魂，我會勸過她：『勇敢點吧，對生活要剛強

些！她也只笑笑，但這笑裡含有多少痛苦和辛酸呵！爲什麼，年青人不生活得倔強些？

× × × × × × ×

在黑暗裡等待光明的人，心情是多麼苦悶，焦灼和不安。我們不應該等待光明，我們要走向光明，假使萬一我們將被黑暗吞沒時，也應將自己變成一顆炸彈，讓他爆炸，燃燒，也可使同伴的夜行者，看到一些火花。

我們不單要走向光明，還要擁抱光明。

× × × × × × ×

痛快★的哭，爽★暢★的笑，恨要恨得深，愛要愛得緊。年青人有年青人的血和氣，要恨就恨，要愛就愛，要哭就哭，要笑就笑，當你憤怒時，不仿舉出拳頭來使你憤怒的揮去。掙脫這社會的镣铐和枷鎖，是要流血流汗的。

× × × × × × ×

假使你感到現實的苦悶，或對生活感到疲倦。你看★那黃昏時的藍空中，飽經滄桑而仍然閃耀着生命的火花的長庚星，他會教給你認識生活，倔強的面對現實。

投 鎗 集

× × × × × ×
一切封建的統制和管制，一切獨裁而罪惡的壓榨和欺凌，像一個紙糊的罩，終有一天，被民衆要自由求解放的奔騰的熱血浸濕，憤怒的手撕碎的。

× × × × × ×
對生活倔強的人，才能得到永生，怯懦的人，只有陰慘之的死，墮落和無恥的像一副只在呼吸着的活屍。

× × × × × ×
夜行人也有他內心的愛和憎，黑暗的煩悶與焦灼，和光明的希待的。

投 鎗 輯

(一)

在我們家鄉四川，唱社戲開頭，有這樣一個節目：一個身穿莽袍，腰掛玉帶，頭戴相冠的老生，臉上掛一個又白又大，笑眯眯的粉紙臉亮。在戲的開頭出來『跳加官』，這也兼有着討吉祥的意思。雖名曰跳，但我從來就沒看過他『跳』過，只在戲臺上搖擺來回幾次，待得到賞錢後，『跳加官』的就鞠躬而退。我會研究過，『跳加官』的臉上掛着的那張又大又白的粉臉亮，很合乎中國古已有之的『麻衣神像』，頂平額寬，大有王者的氣概，和慈善家的良善，觀衆也被這張笑眯眯的紙臉亮惑住了。但紙臉亮蓋着的那張真面孔，觀衆從來沒有想到去揭穿。

(二)

常听人將政治上的事物叫『政治舞臺』。這句話，頗耐人尋味，『政治』既成『舞臺』，政治上的事，也就是這『舞臺』上要演或已演的『戲』，『政治』上的人，也就是這『戲』裡扮演者了。演戲的人，不過臉譜上紅黑塗抹兩筆，粉墨登場而已。在舞臺上可以一本正經的高叫『仁義道

德』，在後臺裡，就搞得來『亂七八糟』！反正能哄騙得觀眾，其它也就無關緊要。不知誰說過這樣一句話：『演戲的人要像瘋子，看戲的人要像傻子』。一絲不假，在中國政治舞臺下面的觀眾，確實是傻子，而且傻得厲害，但演戲的人是在裝瘋，觀眾才是真傻。

(三)

夫子廟一帶的扯謊攤上，常常可以看到一大群人，圍着一位身材高大，臉露青筋，賣狗皮膏藥的人，赤裸着上半身，露出毛茸茸的胸脯來，右手狠狠的向胸膛一拍說：『兄弟行經南北，拜訪綠林好漢，拜求四海名師，練就百效狗皮膏藥，無論跌打損傷，風濕麻木，只需貼上一張，保險百病俱出』。擲着這幾句糖一樣甜的話，確能將這一大群看客的耳朵吹軟。中國的『政治舞臺』上的『顯要』『政客』們，不正是這類賣狗皮膏藥的嗎？

(四)

有人叫新聞記者是『無冕王』。『冕』就是『冠』，再說得通俗一點就是『帽子』。帽子形式不一，顏色各異。放下形式不談，單談顏色吧，有黑的，白的，灰的，但最招人忌厭的是『紅色帽子』。『王』既『無冕』

，可有些險惡的人，硬給你加上一頂『帽子』戴。可不是吧！『無冕王』的羊羣，就給特務人員，加上了一頂『紅色帽子』被捕了，終於在杭州的牢裡不明不白的死去。祝福我們的同業，希望永遠沒有帽子戴。

(五)

三字經上有這樣一句話：『犬守夜』。假使加以詮釋，『守』，就是『守候』，『守衛』或『看守』，有代主子『統管』一切的意思。『夜』是象徵黑暗。自有『犬守夜』這句話到現在，推算起來，也有千把年的歷史吧，在這段漫長的日子裡，家狗們都遵守着嫡派的傳統『正統』，庶真不移的替主子們『統管』着長夜的黑暗，狂吠，叫囂和撲咬夜行人。在『犬守夜』下有一句『雞司晨』。『晨』是象徵着光明的開始，從五鼓起，雞就扯開喉嚨歌唱光明了。把那些在夜的黑暗下被家狗們『統管』着的沉睡人們，都呼喚了起來，等待着黑暗盡頭快來的光明。因此『司晨的雞』永遠是『守夜狗』的對頭，永遠遭受着『守夜狗』的嫉視。我就曾經親眼看到過『狗』撲咬『雞』的事。每當五鼓『雞鳴』時，人們全醒了，黑暗統制的夜也就崩潰，這可使家狗們有些不開心。所以每晨雞一叫，滿街遍巷的狗也奔狂亂吠，好像非撲咬殺盡『雞』類，不足以盡忠『主子』。但，傻狗們：誰阻止得了光明，誰又阻

止得了光明的歌唱呢！

(六)

好像看過這樣一齣戲，甚麼戲名現在記不清了。書生向小姐求愛，小姐不好意思直接和書生談判，派貼己的丫環作傳達，可是丫環在書生面前『賣關子』，說『你要見小姐，給我什麼報酬呢？』書生說送她東西，丫環用牙齒咬着食指扭扭身子撒嬌的說『人家不要』！書生急了，問她究竟要什麼？丫環羞答答的伸出了兩個指頭來，書生問她這是什麼意思？丫環只說：『你猜吧』，書生猜了好久，猜不出，丫環才說願做他的姨太太，要和小姐『利益均沾』；書生爲了追求小姐，於是只好答應。我仔細想了想，丫環在中國這部活的歷史裡，確實佔着很重要的地位，假使書生不通過丫環的關係的話，就害想思病死了，也是白死了的。

(七)

在家鄉常聽人說：『時勢造英雄』，當時還不十分懂。近年來東飄西浪，在這人生生活的河裡翻滾了些日子，也嘗到了一些生活的苦汁，才漸之的清楚了。原來所謂『時勢造英雄』者，即『亂世出英雄』也。勝利後，收復區亂糟之的，即所謂『亂世』也。既名『亂世』，於是乎『英雄』者就從各個不

同的角落裡出來了。乎持封條的『劫收』英雄出來了，腰揸手槍天上飛來的英雄出來了，當過漢奸或流氓地痞的地下英雄出來了。我替中國的歷史家建議，專攷證編纂一部『中國亂世英雄源流攷』，將過去的，現在的，或在產生的英雄們的『豐功偉業』都記載下來，以便傳之後代，庶幾不失其正統，以便後來的英雄有所遵循。

(九)

據說邵力子先生在招待留京的國大代表的茶會席上，被代表全國國民的代表們包圍，叫囂，辱罵，有代表高聲罵：邵力子是甚麼東西！接着又有代表高叫『打』。是的『打』，重慶較場口『打』過了，滄白紀念堂也『打』過了，昆明一二·一血案打死了四個聯大學生，還傷了些，也算『打』過了，現在這『打』的精神和風氣應該復員到南京來。這『打』，算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精神了，應該由這批由代表全國四萬萬多的『國民』的先生們來發揚光大的。從此我們可以佈告世界曰：中華民族的偉大是『打』，中華民族是『打』的民族。

罵的種類

文人相輕，古已有之，可是總不及現在這麼厲害。「輕」不要緊，頂多不過「怒目而視」罷了。但現在却由「輕」而「罵」，比「古已有之」進步得多。罵的種類繁多，第一是對罵，一來一往，明鎗明刀，倒還不失「君子風度」。其次是罵僧，這就很有些女人味兒了。如像上海四馬路的野雞拉客，却要扭動腰肢，別轉身去罵一聲「儂個輕骨頭」。但結果還是跟着嫖客走了。再則就是潑罵？這就很有些潑婦罵街的橫蠻作風。前些時，我因為寫了一篇關於臺幣匯率的通訊，因正搔着了某報的癢處，就被這家報紙大加撻伐；臭罵我一通淺薄幼稚後，還指責我是「違反了政府的德政」。這家報紙是用社論撻伐我的，在末尾還冷語了我兩句，似乎思想也有些問題。這年頭，思想有問題，比販賣鴉片煙，還容易遭受正人君子們的痛恨深惡，這種作風，實在也太險惡陰毒了。不久前，一位先生說斷欄朝報是孔子的春秋。我說這錯了，這位先生一定沒把歷史鬧通。可是這位先生板起一副嚴正的面孔，臭罵我一通「可笑」，「幼稚」。說到「幼稚」，我五十萬分的承認。因為我不懂得世故，寫東西說話，都正搔着別人的癢處，不知道避諱。我

投 鑄 集

.....

曾經碰到一位半真的「專家」，閉口罵某人是某之黨，閉口罵某人又是某之派，任意挾嫌加人紅帽子。這種潑婦罵街的作風，確實有些險毒和幼稚。

登龍術

登龍術這典故，現在已查不清楚，好像是李白上韓荊州的一封信上有這樣兩句：「一登龍門，則身價十倍」，登龍之由來，或始於此，也未可知。至於「登龍」而有「術」，這似乎是近來的事。戰時東飄西浪，在福建的一個縣份裡，短住了一些時候，整天沒有事做，不是在圖書館裡玩，就進書店裡翻，看到一本題名「文壇的登龍術」的書。「登龍」而有「術」，這就頗有些「不法古人」了，至於這「文壇上的」，那較之又更進步的多多。假使孔老夫子還活著的話，看到這情形，一定會氣得跳起雙腳來，罵道：「你們這些不肖奴才」了。這本「文壇的登龍術」的書，內容也記不大十分清楚了，大概是一大群作家的傳記或家譜吧。寫這些作家就像電影上的英雄似的，如何如何的偉大，到結尾著者本人的傳記和家譜也寫了上去，而且還東拉西扯的與這些英雄似的作家們有着親密的關係。這正如在機關裡幹事，向上司拉關係一樣，這位是我乾爸爸，那位又是我叔伯父。這樣先瞎捧人家一頓，吹得上了天，之後再說一句：「我所寫這些人都與我有極親密的關係」，被寫的人既然都如此崇高，英雄，偉大，寫的人又更其甚了。

我很驚服這位著者的聰明，在未教人去學『文壇的登龍術』之前，自己就先表演了一番。我曾經碰到過一位幹戲劇的朋友，開口說我同某某明星怎樣，閉口我同某某明星如何，『明星』在中國這個社會裡，本來就有些令人起高深莫測之感，再加之這位朋友的渲染，確也有些令人肅然起敬了。這頗有些與那位『文壇登龍術』的著者如出一轍。歸納起來，所謂登龍之術有三，曰：吹，拍，捧。其方法有二：一是自吹自拍自捧，這法子太舊，而且也太笨，很容易被人揭穿西洋鏡，露出狐狸尾巴來。最高明的辦法是先瞎吹瞎捧人家一頓，再將自己也輕之的帶上，是爲上策。

窃鈎者誅

——讀『清明前後』感撥

(一)

『清明前後』是一個很現實的劇本，主題表現得很有力，也很顯明。這是茅盾先生第一次寫劇本，正如他自己所說：『一箇使鎗使厭了，現在換々口味，也來使一回刀。』但這一刀砍得很準，社會的好險醜惡，都血淋々的，赤裸々的，露出了他們吃人的嘴臉來。

就劇本本身的處理說，『清明前後』不是一個盡善盡美的劇本，每幕場面的處理，有些雜亂，人物的個性和情緒的發展，也不够顯明和統一，在技巧上，還多少帶有一些寫小說的手法。但這並不能抹殺茅盾先生這劇本的成功，就是這劇本抓牢了一個很具體，也很現實的一個問題，中國的民族工業遭受着迫害與摧殘，道貌岸然的上層人物，正抽剝吮吸着下層人的膏血。對這劇本，茅盾先生謙虛的說：『這是我的學習』。但我們期待着，有第二，第三……更充實，更熟練的劇本出來，也更希望着，茅盾先生接着來砍第二，第三……刀。

劇本裡的人物有十多個，雖然各有他們不同的性格，但歸納起來，可分做三類。金澹庵，嚴敬臣，余爲民，就連那第二幕出場的老莊是第一類。這類人代表着身居要津，而又做着投機勾當的所謂「顯要」的一群，同他們的助手幫兇。他們正是「嚼桌下骨頭，吮刀上鮮血」的一群，他們吮吸別人的血來資養自己。林永清，陳克明，趙自芬，和黃夢英，是第二類，他們背上沉重的生活和工作的壓力，面前是黃金的誘惑。但他們還能掙扎，還能反抗，終於站穩了脚跟，沒被金澹庵這一類「官僚投機家」，捲進了血腥的漩渦裡去，毀滅了自己，這是代表着對生活堅強，有着不拔意志的前進社會群。李維勤，唐文君，連那未出場而被黑毒勢力淹沒失蹤了的喬張，是第三類。生活加在他們身上的壓力一天的加重，終於使他們喘不過氣來。他們也是人，既然是人，他們也想活，活得自由，活得愉快些。但這類「官僚投機家」，不准他們活，用血腥的手，隔斷了他們生活的路，他們被擯進了殘酷的生活浪潮裡，毀滅了，做了「官僚投機家」血的犧牲。這正代表着成千成萬廣大被損害被磨折的群眾。總之，茅盾先生對第一類人，用的是刀。對第二類人，用的是鼓勵的鞭子。對第三類人，懷

着同情與希望，同情他們的生活苦難，希望他們活得更堅強點。

(三)

李維勤想建一個小小的家庭，和擺脫壓在他身上的比期債款，他聽到黃金提價的消息，就由他的同事，×部辦事處主任的走狗方科長，誘說一同拉借了一筆四十萬的公款，來買黃金，想在這小小的投機上，發一筆財，來實現他的理想。但黃金提價洩露的事，政府知道了，宣佈一切買戶購存的黃金無效，李維勤跌進了失望的深淵裡，終於被×部辦事處主任嚴幹臣用『擅拉公款』的罪名，送進了牢裡。他的妻子唐文君也逼得發了瘋。但嚴幹臣自己拉用了幾千萬的公款去投機，去買黃金，沒坐牢，沒被人加上『拉用公款』的罪名。而一個小職員受不住生活的壓力了，想藉這個機會來喘一口氣，也被人勒住了頸子，這正如莊子的一句話『窃鉤者誅，窃國者侯』『偷鉤』的人，成了『偷國』者的犧牲，不這樣，不能擺出他們偽善的正經嚴肅的面孔，他們剛抹去吃人的血嘴，又來高唱人義道德。社會到處充滿着這種血腥殘酷的事實，還正如劇本裡唐文君向嚴幹臣說的一句話：『千×萬人的血，變成了你們的黃金』，是的，千×萬×李維勤的血，變成了嚴幹臣這一類『特權官僚投機家』的黃金了。這是這個時代的大悲劇，

以前演過，現在還在演，將來仍要演下去。

(四)

『管制統制，是民族工業發展的鏢鏑和枷鎖』。這位爲民族工業而努力的林永清，想掙脫枷在他手上的這付鏢鏑，前面有着金澹庵等黃金的誘惑，想拖林永清下水來幹投機，要他放下七八年來用血汗經營的民族工業的機器廠，而來做『官僚投機家』的助手幫兇。林永清因着生活和工作的磨難和障礙，站在這十字路口上，猶豫，踟躕，徬徨，焦灼。想放棄過去的精力和成就，來從事投機，也想從現實的困難中立起來繼續掙扎。但林永清的後面有條鞭子在抽着他，使他不致猶豫而墮落。這鞭子便是他的妻子趙自芳，和他的老友陳克明的勸勉和激勵，兼着他自己良心上的責難，他終於拒絕金澹庵的合作與誘惑，勇敢而剛強的站了起來，重又肩起了這民族工業工作的木十字架。林永清新生了！這是作者的希望，也是中國的民族工業前途的希望，這希望，作者也寄給了全中國在苦難中掙扎奮鬥的青年人。

(五)

李維勤和林永清這兩樁故事的發展是劇本的軸和中心。看完了這個劇

本，我的心情是悲痛的！中國政治上的貪污舞弊是那樣多，爲什麼檢舉，法辦，只及於像李維勤一類的可憐虫呢！！那許多在抗戰時，在勝利後，在接收時，利用職權，營私舞弊的什麼長之流的大人先生們，爲什麼沒有人去『檢舉』，去『法辦』？反而有人伸出大指頭來叫好，歌功頌德。可不是嗎，高秉坊就從槍眼下，得到了『赦宥』，許多像高秉坊，或較之貪污更甚者，連嘴上血污還未抹乾的大人先生們，依然團圓其臉，便其其腹的高據『要津』，『甚至在所謂盟邦眼中，這班人還正是中國的代表，還正是往來的對象』。

(六)

最後，錄寫兩句作者的話，來作本文的結束：
『上帝的還給上帝，魔鬼的仍歸魔鬼』。

聽來的故事

常常與朋友瞎扯，偶爾聽到一兩個有趣而也很深刻的故事，這些故事像一連串的刺棘，我希望能給這醜惡偽善的社會的假面孔上，刺出一些血來。

(一)

佛謂：『十八層地獄』。

在十八層地獄的小鬼們，有些感到生活的厭倦，無聊，平凡。一天，小鬼們提議，來一次聯歡跳舞晚會，大家在精神上調劑調劑。於是在某天晚上，聚集了大小新舊的小鬼們，狂歡縱舞，小鬼們聯起來跳了一隻野人舞，跳得十八層地獄震天價响。突然，從地板下，傳來一陣罵聲：『喂，上面的先生們，跳輕一點，下面實在吃不消了！』大家聽到這個聲音，呆得來像木雞一樣，一位大胆的小鬼扯着「喉嚨」向下面問：『下面是甚麼地方』？

『十九層地獄！』地板下的聲音回答。

『十九層地獄？』小鬼們更弄呆了，有些跑去問年紀大的老鬼，老鬼

說從來就沒聽說過有『十九層地獄』，小鬼要求老鬼查佛經，查去查來還是查不出有『十九層地獄』，於是老鬼也驚慌了起來向地板下問：

『十九層地獄住的是什麼人？』

『小學教員和小公務員』！聲音嘶啞，頹弱，像患着嚴重的營養不良的肺癆病。

(11)

在某報上，發現這樣一個啓事：

鄙人抗戰時，發過國難財，勝利後，又發過勝利財，雖大腹便便，但據醫生檢查，遺失良心一顆，終日寢食不安。如有仁人君子拾得鄙人良心者，鄙人決將所發國難財及勝利財全部作酬，期以早日收回鄙人失去的良心。枕款以待，決不食言。

第一號投機商兼官僚買辦商×××謹啓。

白 髮

『三十歲就已白髮，
四十歲又將怎樣？』

——拜命——

寫字臺上放着幾根友人B替我從頭上扯下的白髮，這幾根銀色的，纖細的白髮，像幾枝寒冷冷的箭，穿過我的眼，射進了我還年青的心。頹然的仰躺在藤椅上，鏡裡映出了個被工作折磨得憔悴了的面影。二十多個年頭過去了，我問我，你究竟獲得了些甚麼呢？

別了家，別了我生活過二十一個年頭的土地，別了一些友人們熱識的面孔，拒絕了許多友人們忠誠的勸告，辭謝了一些友情的挽留，懷着一顆熱烈的希望，來到這塊陌生的土地，陌生的人群裡，三百多個日子過去了，我問我，你究竟獲得了些甚麼？

環境是這樣的幽暗，我在這幽暗的環境裡，摸索的工作着。工作的歷程是崎嶇的，在路上，常有一些不平的坎坷。但究竟壯着胆，勇敢的走過一段路。但是呵，一枝角落裡的冷箭，射傷了我，軟了腳，跌在一叢荊棘

中，呻吟着，掙扎着，終於乏力的躺下了。

我問我，你究竟獲得了些甚麼呢？除了頭上的幾根白髮，這個憔悴的面影，和一個在心裡破滅了的希望之外，朋友，我還能告訴你，我獲得了些什麼呢！假使有的話，也僅只有那角落裡放冷箭的人，奸滑的冷笑。

給一位消失了的友人

我們有過半年多的共同生活，我們也曾有過共同的歡樂和艱辛，爲工作，我們都獻出了我們的汗、血、和心靈。是生活的鞭子抽着我們倆，別離了，又作『勞燕分飛』。扛着一個簡單的行囊，你去了，像一顆石子拋到大海裡，去到了甚麼地方？

我遍了這個山城，問遍這兒的友人，你的消息還是像個謎。最初，在我的心裡還燃着一個希望，希望你能平安的離開這個沒有陽光，連呼吸都不自由的地方，但今天一個友誼不深的朋友閑談中談起了你，我才知道你被一髮罪惡血腥的手抓去了，跌下了別人爲你設下的陷阱。我激動得想炸碎這個不自由的國度，心裡燃燒着復仇的憎憤，但自己太渺小了，除了這手上的筆外，沒有更強的力量，來營救你。朋友，我只有在心裡爲你悲憤，也爲你祝福着生命的平安！

人家說你是××黨，但究竟呢？從我與你相處的這兩百個日子裡，我知道，你的靈魂還是一張沒染上顏色的白紙。這全因了你常對人說出你良心的愛憎，和你的性兒太剛強了點，開罪了那些吮血的『君子』們，遭

批沒有人性的傢伙，自然會伸出他們那隻戕害過許多青年的血腥罪惡的手來，將你抓去，猝然的跌下了陷坑。就這樣，你在我們當中，消失了！

朋友，我能爲你說些甚麼呢？我只有咀咒，咀咒這些戕害青年的儉子手。我能爲你做些什麼呢？我們都是受着欺凌，監視，失蹤的威脅的一群青年弱者，我只有在心裡燃燒起復仇的憤恨的火焰，希望這火焰，也燃燒了每一個愛你的友人的心。朋友，我在心裡爲你悲愴，也爲你祝禱着生命的平安。

南京感拾

在南京生活了半年多，對這六朝古城，現在的國都，確實有過不少的感觸，零零碎碎的發表在報上，現在整理起來聯在一塊，覺得還值得人回味。

(一)

清寒學生救濟金勸募，像一叢星火，由上海燃到了南京。近幾天常可看到一批批肩上釘着『勸募隊』三字白布塊青年男女學生，出入舞廳，戲院，及往來街頭，向那些紅面肥耳，大肚華裳的闊老板勸募。爲助學而獻金，本來是良心的義舉。而且只要他們隨便掏掏腰包，集起來，也能給那批站在失學線上的青年學子們解救燃眉。但這些老板們寧願在舞廳裡，舞女們的身上，花上幾萬或十來萬元，對那些值得同情和救助的青年學生們，不肯解開他們那塞滿鈔票的臭錢囊。這情形，特別是那批所謂『高筭華人』。

南京各校組織『清寒學生救濟金勸募會』後，各報都熱烈的反應，報上寫了不少刺激社會同情的文章，二十幾天來，社會依然是一個冷酷的面

孔，誰也沒來同情，誰也沒來反應捐助一個大銅子。南京的人心死了！想不到被日軍統制了八年，連遺應有的人類愛和同情心，都泯滅了！

和平日報的員工，倒還熱情，自動的捐獻了近十萬元。其它各報也有零星捐款。錢雖少，但『千里送鴻毛』，意思倒值得人欽佩！他們都是窮報人，自身還需要別人的同情和援助，但他們却『叫化子救助起窮相公』來，人類愛和同情心，只窮朋友心裡有。

(二)

前天晚上，勸募救濟金的同學們，在金谷舞廳，幾乎演了一次全武行。原因第一是舞客們吝嗇不捐助，且對勸募的學生，有些不入耳的冷語，引起了學生們的憤慨。跳舞忘了一切，連同情心和人類愛都跳到舞女身上融化了。第二是老婦們怕因此影響營業，在言詞上，對來勸募的學生有些不滿和拒絕，因而引起了學生們的公憤。市中學校的學生，集結了百來人，到各舞廳，請樂師停止了音樂，站在麥克風前，向那些失去了良心和靈魂的舞客們，說了些激昂而動人的話。一時舞客嘩然，舞廳秩序大亂，老板見勢不對，立即乞援憲隊警局。馬上數十武裝憲警趕來，學生被迫散去，跳舞就在憲警的武裝保護下，繼續到深夜。中國確乎不愧為五強之一，連

跳舞也要武裝保護的，真是創世界奇聞！同時，我對那批食民脂民膏的警先生們有些疑問：他們的職務就是保護這些舞廳和舞客們的嗎？

(三)

蔣主席到北平、南京、上海，都設有人民痛苦陳述箱。每到一地，人民都將在淪陷時不敢說的痛苦陳述上去。所以每到一地，陳述函件，都像雪片飛來，集得滿滿的，裡面的每一封信裡，都是民衆用淚來哭述和血寫的事實。生在中國這個社會的老百姓，只有眼淚是他們的希望，因為用淚，或許能博得大人先生們的一些同情，只有屈辱是他們的安全，不能耐屈辱而憤慨的青年，往々就會被罪惡的黑手抓去。現在蔣主席又到南京了，老百姓像撥雲見了天。雖說主席這次來是開整軍會議，但民衆還是紛紛投函行轅，陳述疾苦，南京的民衆稱這叫『告御狀』。『告御狀』，固然是封建留下來的老舊的觀念和意識，但很足證明和反映階段的中國政治的腐敗和黑暗。民衆的痛苦太多了，述不完，沒處述。他們認為，只有蔣主席才能給他們一點光明的希望，才能解救他們身受的痛苦屈辱。

(四)

南京最近又鬧了一次商人和房主的糾紛。太平路一帶的商店，在淪陷

時被日人強租去了，商人們都被迫離去，有的在淪陷區裡跑單幫，有的出入陰陽界，也有跑到後方去的。現在勝利了，日人進了集中營，這些被強租去的商店，也跟着得到了『解放』，商人們也從各個不同的角落裡回到了南京，可是商店的門上，大多貼着『房主收回自用』的白字條。『收回自用』是幌子，房主是要加房租。

因為房租加得太貴——約等戰前六萬倍——商人們自覺有些吃不消，幾經和房主交涉，請求減租，都沒結果。於是激動了這批流亡回京商人的公憤，大家合起來，組了個『流亡商人回京復業會』。前幾天在太平路一帶，常可看到紅々綠々很動人的標語『我們是流亡商人，沒美金，金條，也沒國金』；『我們受不住房主的壓榨和剝削』，『擁護國家法令，房租不得超過戰前六十倍』，『請房主掏出良心來加租』……他們并請當局作合理裁判，但一直鬧到現在，還沒有解決。抗戰真的有進步，連商人也從錢眼裡鑽了出來大叫『國家』，『法令』，『良心』！

(五)

抗戰時，千々萬々不願在敵人鐵蹄下做牛馬的民衆，懷着一顆熱愛祖國的心情，流離輾轉到了自由的大後方，他們受盡了生活的磨難與痛

苦。現在勝利了，他們却大都變成了無家可歸，或有家歸不得的流浪漢。蘇浙皖救濟分署，在南京的日僑集中營裡，組織了義民招待所。幾千個無家可歸的民衆，得到了暫時的棲息，若干逆旅中途的義民，也在此得到了一些的救助，或暫息下了他們疲乏了的行腳。

在此受救濟的僅只三千多人。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壯年和青年，他們中有作過縣長的公務員，小學教員，各色各樣的建築工人，佔大部份的，還是湘桂鐵路拆散的員工。

救濟分署掛招牌說在救濟，其實他們的生活苦得來不及上以前在這兒集中的日僑（日僑每人每天二十五兩淨白米，和定額的蔬菜肉類），每天兩餐比部隊大兵還壞的糙米飯，每餐一菜一湯，菜是腐爛的青菜，湯很難找到一粒油星，假使說他們在受救濟的話，那只能說他們還沒有餓死；和加上了一個新的頭銜——義民。『義民』總比敵僑和『難民』好聽些。

他們沒有組織，也缺乏管理，在精神上大都感到煩悶和焦灼，他們都希望早點得到工作，讓生活早點脫離苦海。因為救濟分署已宣佈，一月後就遣散，遣散到那兒去？他們有家老早就回去了，誰還來受救濟這個活罪！希望救濟分署，不要做報銷救濟，義民中能工作的，就給他設法工作，不

能工作的，也應該給他們生活的保障。

(六)

在南京，失了生活依據，在飢餓線上掙扎的窮人，只市府公佈的數字有三萬多。前些時，市府也救濟過，但這救濟太形式化了。失業的人數，據非官方的統計，有七八萬，其中大部份是部隊裡裁下來的官兵。而且這失業的數字，一天天的在增加着，因為大家都將希望集中到了南京，從各個偏僻的落角，來此找尋他們混飯的工作。不久前！司法行政部招考司書五名，報名的人，竟有五千多。海軍練兵營招考一百二十名留英海軍，投考的竟二萬多。由此可以想像，在南京失業問題的嚴重。但市政當局，并未着手或較注意設法去實際救助他們，使他們重獲得生活的依據——工作。

有句俗話：『飢寒起盜心』。當生活的壓力逼着人喘不過氣來時，會『狗急跳牆』，走向歧途，向生活作最後掙扎。這二十幾天來，僅在南京發生的大小搶案，有二十多起，平均起來，每日有一件。這些搶案，都不是有組織的流氓或地痞的勾當，而是生活逼着的一群失業者幹的。不久前，一位曾任過連長的軍人，失業後在南京旅費用盡了，單身持槍搶劫麥天寶銀樓，結果被捕，但他說：『誰願搶人呢？生活不了，我才出此下策』

。我只覺得，單治標的去捕盜，還不如治本的想法解救這批在飢餓線上顛轉掙扎的人。

(七)

南京的米本來是禁止出口的，但上海的米價仍比南京高，因此，一些軍服朋友們，就幹『走私』的勾當。單之『走私』逃不了檢查，他們也就『武裝』了起來，就這樣浩浩蕩蕩的由京到滬，由滬到京。他們除運私米外，也運『私鹽』，因為既已『武裝』，這就頗使糧鹽當局頭痛！

(八)

在南京任你穿過那條街，都會碰着一個之衣衫襤褸，在寒風中瑟縮的乞丐，伸出一隻乾枯的手來，向行人像呻吟的求施捨：『先生，可憐可憐我吧！』但成千過往的『先生們』，有幾個『可憐』了他們，給幾張鈔票？有人說這是整個的社會問題，應該由當局統籌辦理，但所謂『當局』的人，誰願來管這批爲人不齒的『乞丐』呢！

近來市區警察當局，以還都在即，說是爲了整飭市容，將熱鬧市區流浪街頭的乞丐，都抓了起來，送進市救濟院的乞丐收容所裡，初聽之下，倒覺得是當局的一項善舉。實際則是虛擺場面。在收容所裡的乞丐，每人

每日只領得百來元法幣的救濟費，在目前這樣高的物價重壓下的生活圈裡，百來元『救濟』什麼？

英雄頌

抗戰時，有抗戰的英雄，走私的英雄，出入陰陽界的英雄，投機英雄，囤積的英雄，這些英雄，曾風烈過一時。但勝利後，這些英雄們又換了另一副面孔出現了。有天上飛來的英雄，地下鑽出來的英雄，接收的英雄，貼封條的英雄，腰揹白朗甯的英雄，現在正是這些英雄們的天下。在街上你隨時都可以碰到這些英雄們的橫衝直撞，不可一世的樣子。你如碰擦着英雄們的衣服邊，輕則惡恨々的將腮巴咬緊，怒目而視，重則『媽的屁』，或乾脆給你兩個耳刮子。假使你不服論理，就請你吃官司，送進有司衙門，打得你半死不活的放出來，這些，便是英雄們應幹的『豐功偉業』了。

我在街上就親眼看到過這樣一幕活劇：一位軍服先生被一位便服『下民』所騎的腳踏車碰了一下，好像損害了這位軍服先生的尊嚴似的，怒目橫生，并咒罵：『媽的屁』。也是這位便服『下民』太不識趣，有眼不識泰山，硬要爭論個輸贏曲直，於是交談不上三兩個回合，軍服先生在腰間橫亮出一隻白朗甯來，這正像七俠五義一類小說上的英雄，嘩啦一聲，從

投 贈 集

腰間扯出一柄雪亮的牛爾蒲刀來似的，威風凜凜的說，要這位不識趣的僕服『下民』，到部隊裡『說話』去。這時一大群『下民』圍了攏來，幾個脣長大漢，理直氣壯的向白朗寧英雄問：『幹什麼的，可以隨便抓人』？英雄邊想使威風，但看人太多，勢頭太大，於是氣餒了，像洩了氣的皮球似的，在人群裡竄擠兩下，偷着走了，這是英雄們第一次正視到了民衆的不可侮的力量。

但我還是頌贊你，英雄們！嗚呼啊，嗚呼。

美國『頂好』

中國的許多『愛國者』，曾經口誅筆伐過一些批評美國的人，說他們是反美，是左傾份子。是不是就反美了，就左傾了，這實在很難說。不過大家既不敢嚴正的批評，於是乎美國就『頂好』了起來，打內戰，美國的飛機大炮頂好。救濟物資運來的救濟食糧，每個中國人民平均還吃不飽一頓，但許多人受寵若驚的說『美國頂好』。資本主義國家工廠裡，生產過剩的商品，大量傾銷到中國來，中國新興的民族工業，遭受了摧殘，打擊，破壞，倒閉。但市上却全充斥着美國貨。商店裡櫥窗裡都陳列着玻璃絲襪，玻璃皮鞋，還有玻璃甚麼的一大堆，國貨全看不見了，就連中國蜜橘，也標上美國蜜橘的字樣。官僚買辦，和太太小姐們，笑咪咪的說『美國頂好』！上海，天津，青島……等處還駐紮着美國兵，而且美國兵就正做出許多殘殺中國百姓的事件，但『愛國者』，却翹起大拇指來說『美國頂好』。

是的，美國『頂好』，我願提議：『最好中國美國化』，或乾脆來個『美中統一聯合國』。報上載着，宋子文院長的三位女公子，將要到美國唸書去，長女公子名叫『凱賽尼』，二女公子名叫『洛尼泰』，三女公子

名叫什麼，現在記不清了，反正是什麼『瑪利亞』或『娜』呀『絲』呀的。美國『第一』，美國『頂好』這點，我想宋院長瞭解得最清楚。我不知道宋院長是否有男公子，假使有的話，我建議改名字叫『杜魯門·宋』或『羅斯福·宋』。因為不這樣，不足以保持和表彰中美『傳統友誼』。

真的美國頂好嗎？不，這糖衣裡包的是毒刺。

『民主』與『民意』

有人說：二十世紀是人民的世紀；中國的大人先生們，素稱是總理的信徒，不甘落後，要『迎頭趕上』的。於是乎對新聞記者談民主，向老百姓講民主，碰着洋大人也說：中國是民主的。民主就像塊紙招牌，在大人先生的嘴上掛來掛去。三家店，五里村的酒店門上，掛着塊紅布酒招，上面寫着『真正汾酒，成年紹興』，其實都是假的，有的在汾酒紹興裡滲水，這雖假，倒還頗存厚道，有的就乾脆澈底用劣酒來代替，硬說是汾酒或紹興。

政府天天在喊『還政於民』，過了這麼久，但仍還不下來。老百姓的自由，好像長期借給了政府似的。政府大員天天向民衆開一張空頭支票，說『我們是人民的公僕呀！』跑江湖賣狗皮膏藥的，明明是騙錢混肚，但偏偏硬要裝出一副嚴肅而又和善的面孔來，吹自己的膏藥能治病除災。這種騙人欺己的勾當，簡直卑鄙無耻而又下賤。

『民主』在中國是被踐踏了，蒙了耻辱，遭了輕蔑。假使民衆真的要來『民主』的話，開『民主』支票，唱『民主』高調的大人先生們，就會陪着一

雙兜惡血紅的眼睛說：你『民』你的去，我『主』我的，看你能逃出我的手掌心麼？

假使說中國有『民主』的話，那只有南京的下關事件，請願的代表們被毆打，重慶的較場口事件，李公僕郭沫若被毆打，滄白紀念堂的政協代表們被包圍辱罵。因為被打的人少，打的人多，向例是三人為衆，打的人被稱為『民衆』，當然又不止三人了。『民』者人民也，『衆』就是大衆的意思，『人民大衆』打了你，還有何話說，挨了打，活該！

、常常在報上看到一些什麼人民團體之流的，通電全國請求『戡亂』。中國人聰明就聰明到這一點，用字思索考慮得非常精關週到，單就這『戡亂』的『戡』字來說吧，『甚』字旁再加一個『戈』字，古時用戈用刀，現在用的是洋鎗洋砲，這意思是說，打得不够，還要打，要用鎗用砲狠々的打一通才對。夫既名之曰『人民團體』，就是代表了『民意』，民意要政府動武，誰敢反對說個不字？假使你反對，就是違反民意，違反民意，就是人民公敵，漢奸也是人民公敵，還應該比漢奸還死有餘辜的，這是『民主』的邏輯論證。嗚呼，阿門！

死『要面子』

『面子問題』在中國這個國度裡，看得比什麼都重要。爲了『要面子』和『壯』首都的『觀瞻』，下關和中華門外的棚戶，在市府『雷厲風行』的『德政』下，撤得很『澈底』。市府最初的打算，將撤棚後的棚戶們，送進義民集中營裡去住，但義民集中營太小了，不能容納，市府棚是撤了，棚戶住的問題，市府則拋在一邊不管，於是一大批棚戶，就成了無人過問，而流浪在街頭了。

市政府『要面子』要得很澈底，『壯觀瞻』也『壯』得很神氣，公務局翻修京市的北區路面，用去了四億元，現又在計劃翻修南區路面了。公務局預算的經費是六億元，這真是一個駭人的天文數字！這十億元的款項那兒出？不外（一）抽稅，攤派，直接從老百姓身上榨取。（二）印發鈔票，間接剝削民衆。這樣，『觀瞻』是『壯』了，『面子』也『要』了，但民衆的膏脂却抽剝了不少。假使爲了建設民族工業，這是充實國家的生命和元氣，民衆再苦，也要咬着牙關承當起來。但却是翻修路面，壯『觀瞻』，路面修得再好，頂多只能給要員大官，先生小姐們的小汽車兜風兜得痛快點罷了。這

以前，政府『壯』的『瞻觀』，用了多少億，沒法去統計。這以後，政府爲了『要面子』，將加在民衆頭上的多少億，我們不知道。總之，在戰後民生凋疲的現在，許多人餓死了，許多人在飢餓線上掙扎，又有許多人被苛稅重斂勒住了生活的頸子呢！老百姓是駱駝，也負不起這個重擔了！

打々談々與談々打々

國共問題鬧了十幾年，到現在仍沒有解決。國民政府對共產黨由『剿』而『伐』，接着又『攜手』。『剿』者，清剿也，就是非將一個々の共產黨都殺光滅盡。『伐』就是『鳴鼓而攻之』，堂堂皇皇的攻打，這都不行，於是乎『攜手』矣，『合作』矣。勝利後，好像八個多年頭，抗戰還『抗』得不够似的，互相磨拳擦掌的打了起來。打得難解難分之際，於是乎美國派來馬歇爾來作調人，互相又放下刀鎗，拱々手商量不打的辦法，三人會議矣，五人會議矣。政協會議矣，大家似乎都談好了，但不久又打了起來。爲什麼打，打些什麼？誰也摸不清。人家在戰後復員，建設，我們在戰後，內鬨，破壞。日本人破壞的城市好像還不够，自己還再破壞點。一邊打，一邊又由馬歇爾來調解，大家又談判，談判沒有結果，於是乎又打，勝利後的局面，就在這樣打々談々，談々打々裡拖過一年多。一年多的日子够多長，死了好多自己的同胞，又犧牲了好多人民的財產？損滅了多少國家的元氣。但大家都借出一個好聽的名目來，你說我是『人民的軍隊』，他也說我是『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軍隊』專殘殺人民，翻破一部歷史也找不出這個

例，中國的老百姓始終在夾縫裡討生活，說不定『人民的軍隊』認為你是××黨那就逮捕，坐牢，鎗斃，假是死，還死有餘辜。邊打邊談後，大家又爭國府的委員啦，國民大會代表的名額啦，軍事區域啦，討價還價，老百姓當作了商品。互相都不願讓步，一方面爭代表委員名額及軍事區域爭不成功。一方面就索性不理，你要談，就照我的意思談，不談，拉倒。於是乎破裂矣，國民大會開會矣，中共代表團撤回延安矣，局面演變到現在，已是不談專打的情勢了。打，打，打，打下去誰倒臺，一句話只有中國的老百姓。

『內戰』和『內亂』

有時候我很驚服中國國粹家們的聰明，能將中國的方塊字巧妙的運用，如前些時，上海有些人起來反對內戰，於是組織反內戰大同盟，但又有一些人起來說：『請政府戡定內亂』，於是乎又組織戡內亂大同盟。反對內戰，是要求雙方都歇下手來，不要再打。戡內亂，就是認定一方是暴動反叛，一方就應用武力去戡平他。反內戰大同盟的青年學生和工人們在上海街上遊行，反對內戰。戡內亂大同盟的好漢們，也跟着遊行，請求戡定內亂，反內戰的是希望和平，戡內亂的是要求再打。在街上反內戰的青年學生，就被戡內亂的好漢們痛罵一頓，而且有兩個學生因貼標語落後了遊行隊伍，挨了戡內亂好漢們的打。這算是戡內亂好漢們『戡亂』的第一着。於是乎戡內亂之風大熾，海外僑胞的來電呀，某省參議會電請戡定內亂呀，某某等人民團體聯合請求迅速戡定內亂呀……多得很，天天在報上都看得見，那些僑胞，那些某某省參議會，那些某某人民團體等的聯合請求戡定內亂，是不是也像上海一樣，先打一通反內戰的小子們，不得知，也無須知道。但在這中間，我悟出一個解不開的矛盾來，就是所謂某某等人民團

體，一方面在扯開嗓子喊和平，但却一方面又喊『穩定內亂』，似乎嫌打得不够，要求再打的意思，因為所謂『亂』，就是某一方面打彼一方面。強盜殺人，也要提出兩條罪狀，好叫第三者看到順眼一點。出兵攻擊，當然要找一個藉口，三國時候孔明想略取中原的地方，就強調說劉備是漢朝嫡裔，既是漢朝的嫡系子孫，攻取地方，自然就理所當然，找到了這條藉口的理由，於是乎浩浩蕩蕩，名正言順的了。

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我們堅絕的要求，雙方都歇下手來，不再打下去。勝利過後，內戰的烽火就一直沒有停過，從中原燃到東北，廣大的農村，許多的城市，千之萬之的民衆，都毀滅在內戰的烽火裡，國家的元氣和健康，也快被踐踏完了，爲什麼打？打些什麼？假使『亂』，那雙方都在『亂』，雙方都應該被打才是，但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來說，不允許那麼做。有良心的中國人民，在今天只有一個堅定而頑強的呼聲，那就是：『我們反對內戰』！

也談『抄靶子』

魯迅先生在淮風月談這本集子裡，談過『抄靶子』的事，不過那時『抄』者是白大人。被抄的『靶子』是我們這些黃種同胞，而且時間也遠在抗戰以前。勝利後中國也算作了五強之一，上海的租界也取消了，但『抄靶子』，仍爲我們這些黃帝子孫保留着，不但保留而且還發揚光大了起來。不過以前是白大人抄黃種同胞，現在則是黃種同胞抄黃種同胞的靶子了。在上海，一批又腰間隆起一堆的『地下』英雄們，可以隨便攔截住一個人，一群人來抄搜全身及所負荷的東西，或在電車上，公共汽車上，這批英雄也可以任意向黃種同胞『抄靶子』。以前是白種抄黃種人的靶子，大家看起來似乎不順眼，都憤憤噴噴，現在是黃種人抄黃種人的靶子，好像是天經地義。蔣主席有五項諾言，也宣佈過人民的身體，言論等的自由，但在中國這首善之區的上海，却仍舊在『抄靶子』，有人說『廿世紀是民主的世紀』，老百姓是國家的主人，意思倒很好，但這首善之區的上海所『抄』的『靶子』，正是國家的主人。在中國這個國家裡，主人還不如奴隸自由些。

『格殺不貸』

翻開中國一部歷史看，從頭到尾，都是人殺人，統制者向被統制者發主子脾氣，使主子威風。有人說法國大革命的历史是血染出來的，豈止法國，中國從歷史到現在，幾千年都是老百姓的血在染，在寫。——雖然中國並沒有像法國大革命那樣，用血染出了瑰麗，寫出了光明。

殺到現在，中國歷史沒變，還在殺。幾千年這麼長的時間並沒有退化，到現在統制階級依然在發主子脾氣，使主子威風。不過現在文明了些，多少要找點藉口的，比如像『暴徒』呀『不良份子』呀，『左傾』呀，反正『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隨便拉頂帽子給你帶上，就可名正言順的梟首或槍斃。生在中國，死比吃飯還容易些。

上海政府要取締攤販，拉去了很多人，沒收去攤販的貨物，攤販要求釋放被捕的，就被警察局指為『暴徒』，警察向求釋放被捕的攤販群眾開槍，結果傷了好幾個，被捕的攤販雖然因此而釋放了些，但仍有幾個被關着，說這是『暴徒』。上海的警備司令部於是貼出大大的佈告來說『如再發現暴徒乘機搗亂，決格殺不貸』。這好像殺人廣告，要大家知道，警

備司令部將格殺「暴徒」了。

勝利後，蘇北大多的農村就在內戰的烽火中毀了，許多農民不得不流浪到能生活的地方去，上海是個商業城市，許多人的希望都寄給了這兒。到上海後能作些什麼來混肚，許多工廠停工了，連本地的工人還失業，於是一部份人就將手頭能湊合的錢集攏來去經營零星買賣的街攤生涯，一般的說法，攤販就是這樣來的。從這樣來的攤販，政府既不設法去救濟，反要來取締，這等於遮斷了攤販最後一條求生的路。既要取締，爲甚麼不替攤販設法被取締後的辦法呢？市府只說要攤販去轉業，到底他們去轉甚麼業呢？工廠的煙囪早就不冒煙了，鐵門拉得緊，就說到機關裡去當工友，商店裡去當聽差嗎，誰要？就算要，能容納這許多嗎？政府沒頭沒腦的叫攤販去轉業，是不是鼓勵他們去當土匪做扒手？或者叫他們仍然叫化子似的去流浪？或者被救濟總署當乞丐似的救濟？這實在是想不通的事。

攤販而成「暴徒」，政府更可以取締，逮捕或者槍殺了，這是名正言順的事，自然更可以大張其佈告曰：「格殺不貸」了。

要使血不白流，應該在血裡開出更堅實燦爛的花來，不要使槍子手的

技 餘 集

脚汚穢了無辜的血跡。

十二・四日

「強」了以後

還在抗戰時，德國垮臺後，美國現在死了的羅斯福總統似乎說過四強，幸運的中國也被列了進去，黃險同胞確實也高興了一大陣，吱吱喳喳的高喊了一通口號，中國是四強之一。那時法國剛光復，隔了不久，法國也列成一強了，於是乎五強的口號，傳遍了世界，响激了雲霄，中國也是五強之一的。

但很可憐，五強之一的中國，就顯得不很爭氣，剛一勝利就打內戰。法國呢，雖然也在鬧黨派，但却在埋頭建設，一兩年下來，法國確實強了起來。中國的內戰一打，國家的元氣喪失了，建設一點也沒有着手，打腫了臉充胖子，腫消失了，依然還是瘦骨稜々的。不但外國人瞧不起中國，就連中國人自己，也有些喪氣痛心。

現在我們且將五強之一的中國，在「強」以後盛事，列舉一二，以供參考。

中美商約簽訂後，雖然有人指責，反對，但政府要員和我們的愛國者，却大大的頌揚了一番，說這是平等互惠。美國的商船可以自由駛入中國

的大港口，在長江某些地方航行，美國人可以自由旅行中國的地方，並且居住，或購置土地，中國人在美國呢，則受了移民律的限制。在條約上雖然也載着中國船隻可以駛入美國的紐約等地，但兜着中國這幾艘半舊快破的船，忙着打內戰還來不及，那裡還能够出洋一趟呢。最近中美已簽訂了一個航空協定，美國飛機可以在上海等地降陸，這樣，海陸開放還不够，就連天空也開放了，政府確實做到了『敦陸盟邦』的功夫。最近報上又載着宋子文院長準備以八千萬元來修理上海龍華機場的跑道，以備美國十五萬磅的飛機降落和起飛，這更露出了歐患嘴臉。

香港的英國警察，踢死了中國小販，激起了民衆的憤慨，大家請求政府要收回香港，但政府只去了一通電報公文交涉，香港的英方也等因奉此的回了一通公文，事就這樣了了。幾天，英國武裝部隊又突入我國廣州附近的深圳，就是緝捕走私的中國青年，槍殺了一位農民，『斯可忍，孰不可忍』，一次次的流血事件，廣州民衆已組織後援會，呼籲政府提出嚴重交涉，政府也等因奉此的去一通公文，要外交部香港辦事處向英方交涉，到現在，英方既沒有道歉，也沒有賠卹，這事件，將來也會不了了之的。因為政府爲要『敦陸邦誼』，是不願開罪洋大人的。相反的，現在報上却

大大的登着：中英兩國正在商談新的商約了，流血還不够，還要準備將領空，領海，領土都奉送人家。

暹羅政府縱使民衆在排華了，菲律賓也在制定種々抵制排擠華僑的法律，在越南的華僑，在法軍的砲火下，一死就是兩千，諸如此類，便是五強的中國在「強」了以後的盛事。

後 記

有人說：廿世紀的中國是一個大牢獄。在牢獄裡的囚人，是沒有自由，幸福和歡笑的。只有陰沉沈的憎恨，熱辣辣的憤怒，假使要愛的話，那也只是將來——憧憬着的更遠的將來。

近些年來，我在學習着憎，也在學習着愛，我覺得一個年青人的心裡，應該有鮮明的愛和憎。愛那些善良的，憎恨那些醜惡的偽善者；嘴上血漬還沒有抹乾的儉子手們。

魯迅先在野草這本書裡，有篇文章，題名叫『舉起投鎗』，這本集子取叫『投鎗集』，也是這個意思。希望着在這本集子裡的十幾篇不成熟的東西，像針刺，像利刃，像投鎗，直向那些醜惡的偽善者和儉子手們身上投擲。雖然明知知道，我不能和魯迅先生——這位近代中國文壇上逝去的巨人比擬，但我覺得，我在跟着魯迅先生所指示的道路在走，在學習，在前進。

這本集子裡的十九篇東西，都是近一年內所寫的選出的一部份，本來想將兩個短篇之藝術合在一起付印，成個綜合的集子。但考慮了好久，還是

投 錄 集

覺得單文集印雜文好一些，因為雜文和短篇文藝聯在一起，在形式上，就顯得有些不協調。至於我出版這本集子並沒有多大的企圖，只想紀念我過去了的二十三年頭一串年青的日子。我驕傲的覺得，生活到現在，我的靈魂還沒有死，還像以前一樣的青年，嫻強。

這本集子的全部印刷，承許多友人的幫忙，作者在這裡特別感謝。

十一·廿五，夜，臺北

2/10/21

469277

(1)



BC
66
4